

大木監安徳海之死

徐世彦 李东山

47.5
27

87
I247.5
2027

BK36118

3

DATAIJIANANDEHAIZHISI

大太监安德海之死

徐世彦

李东山

吉林人民出版社



B

320150

内 容 介 绍

本书叙述的是出现在清同治年间一起震惊中外的捕杀大太监安德海案件。作者根据史实，着力刻画了慈禧太后的贴心人——安德海如何在主子的默许下，违反“祖制”，带领妻妾亲信私自出京和同治小皇帝如何运筹捕杀安德海的经过，其中人物形象生动逼真，故事跌宕起伏，细节描写健康细腻，揭露了封建后宫的腐败和官场的倾轧，在读者面前重现了一幅封建社会的百丑图。

大 太 监 安 德 海 之 死

徐 世 彦

李 东 山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通化市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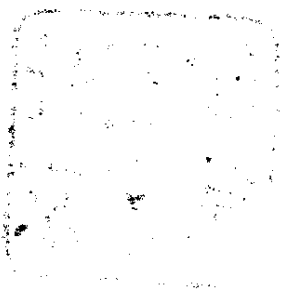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25印张 95,000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600册

统一书号：10091·1057 定价：0.70元



第一章

北方的七月，正是伏雨季节，而伏天的雨，就象孩童的眼泪，阴晴无定，忽而万里晴空，忽而雷电交加，倾盆而下。几场大雨过后，南北交通大动脉——京杭大运河，河水猛涨起来。就在这流急浪高、混浊汹涌的河水中，两艘油饰一新的太平船，悄无声息地鼓帆南下，日夜兼程、风疾流速，没有几天就过了沧州，来到山东地面，这才解下篷帆，船上的人忙碌起来。他们挑起一面色彩斑斓的“龙凤旗”，旗杆顶上又有两面画着一个鲜红的太阳、太阳的中心又画有一个三只脚的乌鸦的三角形的小黄旗。船舱的门外，又有象副对联似的两面长条旗，左边《奉旨钦差》，右边《采办龙袍》，被河风吹得猎猎作响；被阳光照得绚丽夺目。两只大船缓缓地漂泊在河面上，船舱里却飘出丝竹之声，抑扬顿挫，虽不似仙乐，却也十分悦耳。一路上余音袅袅，飘荡在碧波之上。

迎面驶来一艘官船，船上坐着几位上京应试的举子。由于是逆水行舟，船行甚慢，全凭河岸上一行纤夫吃力地拉着。由于天热，举子们都聚在船头，一面探讨着应试的规矩和可能遇见的考题，一面迎着风乘凉，轻风把太平船上的丝竹声送入他们耳鼓，同时那些与众不同的旗帜也映入他们眼帘，当然也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两船擦身而过。举子们看到两艘太平船上除几名船夫和舵手之外，却不见一人，而那些旗帜，却给了他们提出内容丰富的话题。这是什么人乘

坐的船呢？说是钦差吧，又没有钦差那种威仪，说他不是钦差吧，船上却明明写着《奉旨出京、采办龙袍》，而最奇怪的是那两面画着太阳和一只三只脚乌鸦的小旗。这些举子毕竟不是饱学之士，也非久居京城广有见识之人，他们议论来议论去，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到在这船上作威作福的是一名太监。

这太监名唤安德海，是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中透紫的总管太监。

安德海为什么船到山东地面才缓慢下来？这是有缘由的。一来，前一段路程属于直隶省，直隶省的疆臣是所谓“平粤”“抄捻”的一等“貔勇”侯——曾国藩。他知道这位曾大帅的官声，自来是风骨棱棱。同时他更明白，这位曾大人与当今统领军机的恭亲王，一向私交甚深，而自己的后台主子——西太后，与恭亲王骨头眼里就有不对的“榫口”，深究起来，此中还有自己的“劳绩”。唯此，他就不能不倍加警惕。二来，直隶距京师仅是咫尺之遥，稍有不慎，京师就会风闻，万一因小失大，多年梦寐以求的江南之行，那就顿成泡影。多少件要到江南去办的大事，稍一疏忽，就要全部付诸东流，岂不遗恨终生。未出京之前，这些事他不止一次地思虑过。所以，七月初六那天，雄鸡刚叫了头遍，他就催着动身，趁着朦胧的月色，二十多辆太平车出了齐化门，在天亮之前赶到通州，匆忙装上早就准备好的太平船，连夜鼓帆南下。一路上他时时谨小慎微，丝毫未敢轻慢。直到出了直隶地界，才把一颗悬到喉头的心，放回原位。前面就是德州，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轻松了许多。

德州，是直隶、山东交界的重镇，隶属于山东，是南北有名的水旱要冲。安德海决定在这里停一天。两艘太平船泊

在西门外，这里不是通衢闹市，只是一个废弃了多年的码头。因为运河经过多年淤沙，在一场暴雨洪水之后，使它来了一个“龙尾南调”，成了南北河道。一湾碧水，万里清波，几只云鹤，白帆点点，再加上远处曼舞着的苍茫芦苇，很似一幅“江山一色”图。

当安德海的两条大官船在这里下碇后，又凭空给它增添了声色。首先是两杆龙凤大旗，在云天中光灿辉映，船上载着那班女伶，不时鼓弄着琴瑟，飘出优雅动听的小曲。这一切，牵动了好奇的德州人，从水西门到千叠百阶的“江踏子”上，仨一堆、俩一伙，嘁嘁嚓嚓，议论纷纷。

由于这里是咽喉要孔，南北各省官员的频繁调动，只要不从天津卫绕道海路，各式各样的来往官船，是每天络绎不绝。德州人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今天何以围观不散，而且越聚越多？那就绝非是因为那两艘太平船上的乐声所系了。

这时，围观的人们在开始骚动，骚动的原因是由于对事情有了争论。

“江踏子”上的几个老汉，争得面红耳赤。

那个噙着旱烟管的老汉，用德州人浓重的土音，朝站在他身后的人打着赌：“俺敢赌定，这船上坐的是太监，错了，您抠俺的两个眼珠子，放在地上当气泡儿踩。”

“这个咱们不跟您争，您倒给咱说说，太监怎么敢出京？——嗯？”答话的人是个矮小的老头，胳肢窝里夹了一副拐杖，语气很硬。

“他为啥不敢出京？您甭抬这‘死杠头’”，叼旱烟管的老汉有根有据，他用旱烟管指着那两艘太平船说：“您看不见龙凤旗上的八个大字吗？‘奉旨出京，采办龙袍’，是朝廷派他们出来买龙袍的。”

“就算是来买龙袍的，为啥非打着龙凤旗？”

另一位哑嗓子的白发老人接话：“我在这德州码头混了六十年，见插着龙凤旗的船，还是第一回哪，真稀罕。”

“稀罕？您没见过的多着哩！”噙旱烟管的老汉道：“今天就叫您见识见识。”

“俺就不信那个邪，京里的能人万万千千，怎么就派这些没有卵子的太监……”

矮老头的话一句没完，已惹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积点口德啊！”噙旱烟管的老汉不悦地朝人缝中挤出去。

“积口德？屁！俺看大清是‘打绳的摆手’——到劲了。”

矮老头将最后三个字有意地提高了声调，此时，一语惊四方，周围的人们都转脸朝他瞧着。

“瞧个熊呢！俺家的话还能不实落。大清二百多年来，您数数看，有哪一朝的太监敢出京？就说雍正朝的和坤吧，他那么能耐，也没敢私自到咱这德州府啊！”

周围的人看他越说越离谱，有人用肘子拐了他一下，暗示他可以住口了。可是，他反而更不在乎，尖语尖声地又说起来：“咱怕啥？咱十五岁就跟着八王爷打高丽，朝廷的事多少闻见一些。就说乾隆爷吧，他最烦太监干政，你若不信，如今宫里的交泰殿就有乾隆爷专门立的‘铁状’，那上边就刻有太监不准出京这一款！”

人们这时倒认真地对他注意起来了，发现他不光身材矮短，两只脚还是木头的，看来是一位被裁汰的老兵勇。只有他们——亡命之徒，才能天不怕，地不怕，敢说真话。

此时，在临河一家茶馆的角楼上，又另有一些人互相传

递着一只独管“千里眼”，拥挤在窗前争看着河湾里的那两条官船。

这个茶馆，就象这个码头早已失去它昔日的繁华一样，也是日暮西垂的光景，每日来此饮茶的寥若晨星，然而它却没有“关门大吉”，是另有原因的。当洪水泛滥，运河改道，这里形成一片泽国，码头被废弃了，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景象：长堤绿柳，渔舟晚唱，凭栏远眺，碧波清涟，水天一色，倒也十分幽静。因之常有一些文人墨客来此谈诗论画，以文会友。更有当地豪绅、过往客商来此品茶纳凉。这些人，大多不吝钱财，总要比在一般市井茶栏酒肆多花上几文。所以，这个茶馆的生意也还算“兴隆”。眼前这几位茶客，大概就属于上述这样一些人的身份。

按说，这些人，不仅饱学，而且饱识。那么，他们看见了什么？对什么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兴趣？只听举着单管“千里眼”仔细观察的胖秀才说道“怪哉！怪哉！果真是三足鸟。”

另一位瘦骨嶙峋的秀才，极其认真而又有些义愤地说：“三足鸟岂能是假？”他瞪着两个大眼，“如此作孽，是要犯‘大僻之罪’的。”

胖秀才又把“千里眼”传给了另外一个秀才，悲天悯地地又摇了一下头：“诸兄知道这个‘三足鸟’的典故吗？”

看来另外几个文才有限，因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答道：“愿洗耳恭听。”

胖秀才呷了一口茶，不谦地说道：“‘三足鸟’者，是有典故的，它出自《春秋》，《春秋》上有‘日中有三足鸟’之语。在《史记》《司马相如》篇中，也有这个典故，文语是：‘幸有三足鸟，青鸟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

北’ ”他又呷了一口茶：“照今天他们打出这面旗，其意思就是：‘西王母’者，即西太后也，‘为西王母取食’者，即为西太后出来‘打秋风’也！再说透彻一点，就是出来打着西太后的名义敲诈搜刮者也。”

这一席话，说得大家顿开茅塞。

“真有这样深奥、贴切的出典，看来，他是经过高人指点过。”

“何其大胆，这简直是一伙明火执仗的强盗！”瘦秀才怒目圆睁。

胖秀才也被感染了，颇有些大义凛然地说：“吾辈天天说：卫道啊，卫道！想不到朝廷身边的人，竟敢如此，他们竟公然藐视《大清律例》，这是要满门抄斩的。”

“不对！”一个细高身材，正举着单管“千里眼”细细观察，留着两撇小胡须的秀才，回过头来说：“人家明明写着‘奉旨出京’，这就是说，他们是钦差！”

“钦差——？慢着。”胖秀才好似发现了什么：“既然是钦差，他们已经到了两个时辰，为什么没见咱们的老公祖——知府赵大人，摆仪出迎呢？”

是啊！不但不见赵大人出迎，也不见地方官府一点迎接“钦差”的迹象。这就使这些能知天下事的秀才们颇费踌躇了。

颇费踌躇的不仅是河边茶馆里的绅士、秀才们。德州府的签押房里，也在为这件事热火朝天地议论着。

经过一番仔细地研讨和对利弊的权衡，赵知州的幕友们和钱粮师爷、刑名老夫子，取得了共同的见解。

“东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上头没有文书来叫咱

们查办，管他是真是假。再说，安德海也没派人找上衙门，咱们就给他来个事而不知乎。”

赵知州，单字新，翰林出身，是一位城府极深的人。外貌善容慈祥，平时处理政务，给人一种优柔寡断，甚或近于迂腐之感，下属们都觉得他可信，但又可欺。

今天对于安德海一案，虽不是皇亲国戚的大案，但是其内含的事实，是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而且这宗案子一发生，已经轰动了全衙门，上上下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赵知州深知，这是他多年为官以来，最为棘手的要案。所以只好放手，要大家献策献谋，自己好象是无所适从，方寸已乱。

对于大家的共同见解，他觉得满有道理。不过，他仍然有疑虑。安德海毕竟是西太后跟前红得发紫的人物，而且又是一个出了名的刁钻鬼。他如果在德州不停泊也就算了，如今他已经抛锚靠岸了几个时辰，德州的士农工商，黎民百姓都亲眼所见，而我作为一州最高的行政长官，却在衙门里装糊涂，佯说不知，这事说得过去吗？而这一点万一是安德海有意来考核我这个地方官，对朝廷忠贞不忠贞，特别是对西太后的态度忠贞不忠贞，那么，这一下不就砸了锅了吗？功名前程不说了，弄不好连我这颗脑袋能不能在脖子上长得稳，都很难说了。

大家也觉得他的疑虑不无道理，很替他为难，又不得不从另一方面着想。

一位白头发的幕友同情地说道：“东翁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特别是慈禧太后，对于恩怨是很看重的。大家知道他向吴棠感恩的故事吗？”

“就是现下四川的总督吴棠吗？请道其详。”一位年轻的幕僚颇感兴趣，急切地问。

白头发的幕友见四座均低头不语，也感到此时此刻说此闲话不合时宜，但又禁不住自己卖弄博闻的欲念，也难拂同寅的究问，于是说道：“故事虽很曲折，说来也不复杂，简短截说：西太后原是惠徵的女儿。惠徵在安徽候补道员任上病歿，膝下只留二女一男，西太后为长女，当年只十几岁。因为惠徵一直未能补缺，穷极潦倒，身后萧条。西太后奉乃父遗体，卖舟北上回籍。船行到江苏省北部清江浦时，停船置办食物。适一安徽副将的丧船路过清江，因为副将在日，与吴棠甚为莫逆，此时吴棠正值清江县令，闻讯忙差人送去赙仪三百两。岂料差人竟误送到惠徵的丧船上。吴棠得知后大为脑火，本欲索回，后来得知是惠徵的丧船，因吴棠也曾与惠徵有过交往，也就将错就错，送了一个不情愿的人情。当时西太后正处于十分拮据之时，突然得此厚赠，真是感恩戴德，当下就曾对其弟、妹说道：‘他日我三人中，有一志，断不可忘吴公大德。’所以吴棠日后的飞黄腾达，都是西太后的报恩所致。”

那位年轻的幕友还想听听西太后报怨的故事，但白发幕友审时度势，不便再继续饶舌，于是说道：“话说回来，万一安德海是假传圣旨呢？将来追查起来，东翁岂不是与他有‘沅瀟一气’之嫌？所以，鉴于前辙，就不能不备加慎重。”

这一下可真难坏了这位老好人赵知州了。他背剪着双手，欲哭无泪，在方砖地上急得象热锅中的蚂蚁，嘴里不住地低语：“事秦乎？事楚乎？”

下属们见此情景，无一不深表同情，但又想不出良策妙计……

此时，安德海的官船上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先看看他的班底。按说，安德海是见过大世面的，不过，他是个人尖子，在京里他是个奴才，一个极其标准的奴才；一朝离开了他的主子，他比主子还会当主子。现在他是这两条大官船上的主子，他把从皇宫中，他的主子——两宫太后和皇帝那里学到的一切“礼仪”，全套搬了过来，甚至说话的语气、腔调，走、坐的姿势，骂人的刻薄味，都源源本本地模仿着。对他带来的几个“谋士”，也想把他们打扮成如同皇帝手下的军机大臣。

他的胞叔安邦太，平时在京里替他操持家务。每当他回家一趟，就要撇着京腔，把他叔爷叫到跟前，查问家中的一切。对一位替他管家的老太监王添福也是如此，有时把几件事情商议妥了，他总要叫他们下去拿笔，按他的意思录写下来，然后再捧给他过目，他在这个“记单”上划了押，才算生效，然后交给他的胞叔或王添福，再下令给当差的去办。他这一套全象两宫太后和军机大臣们每天计议国家大事那样；太后述旨，军机大臣拿下去拟旨，然后再捧奉上来，由两宫太后审定、加印盖章，嗣后才交内务府或兵部或其他部“明发”或“廷寄”。安德海虽不能全部用上这些套套，但总的程式是按这仿效而来的。

出京到江南去，安德海是颇费了一些心计才达到目的的，因为他要到江南去贩卖一批珍珠宝器。所以在组成这次南行的班底上，又煞费了一番苦心。

安德海为什么一定要到江南去卖珍珠宝器呢？难道在京里出手卖不到高价？不。因为他弄到手的一些珠宝，大都是利用职权和手腕从皇宫里“拿”出来的，还有一些是从那些过了时的老宫女，老嫔妃手上，欺哄诈骗来的。这些宝物拿到京师的珠宝市上，那些行家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某某嫔妃、

某某公主的。他们怕事，决不肯经销从大内出来的这些“黑货”。可是这些货一旦运到“天高皇帝远”的江南，谁也不知道它的老根儿了，黑货便成了珍品。而且江南的名门富户又多，不愁价钱卖不上去的。鉴于这样，安德海决定带个懂珠宝的行家。于是花重资聘请了前门外珠宝市“宝鑫斋”的二号掌柜郑玉麟带在身边。又资请了一位懂织锦绫缎的行家——前门外大栅栏“瑞蚨祥”的外柜段锦昌。有这两位行家，再加上他胞叔和王添福四个人，就很象个军机班子了。不过他口头上虽不敢把这班名称之为“军机”，心里可真是这样想的。最后他给这个班子拟了个名称，叫“幕府”，把他们四位称作“谋士”。打从离开京师，每天一大早，这四位就象军机大臣一样，恭候在他的身旁，由他的贴身跟班“叫起”，然后他同这四位“谋士”议定当天要干哪些事，分配给哪些人去办。然后写上“录单”，他在“录单”上划上押，最后交给下边承办。

在他这个“幕府”班子之下，还辖着五个小班子，一个是从通州鑣局雇来的那五位保鑣的，这个班子叫“护卫班”，领首的是江汉大侠黄开舟；第二个班子是戏班子，由十三个艺伶组成，领班的是八龄童胡连芳；第三个班子是他从大内带出来的四位太监，他们的品级都在六、七品之间，由太监黄魁升为首领；第四个班子是由三个厨子组成，为首的叫陈明庆，他们在烹调上都有很高的手艺，能做满汉大席；第五个班子叫“内务班”，是由安德海的妹子翠莲、侄子小九、侄女爱霞和他出京前头个月用一百两银子买来的一位“媳妇”马氏组成，领班的就是马氏。真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除了这些人外，还带着一个方外人，那就是京师天齐庙

的法师——广济和尚。据说，这位和尚除了每天晨鸡时，为安德海讲经说法半个时辰外，最重要的是每晚用他身上藏的十二根金针，给安德海针灸一次，说是给他治什么“太监病”。

今天安德海将船泊在德州，并不是为了单纯地打打尖，喘口气，而是要办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件事情，这件事不是他今日才想到的，而是在没出京之前就已经想妥了的，他把这件事列为这次下江南路上要办的第一件大事。所以没出京之前，他就将这件大事如何做，告诉了他的胞叔和王添福，作了一定的安排和布置。

安德海生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也就是今天这个日子，因此今天是他二十六岁的大庆生日，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过生日。在这漫长的二十六年里，为他人，上自两宫太后、皇帝，下至亲王、郡王、嫔妃、公主、福晋，不知为他们办了多少个生日庆典，给他们磕了多少个寿头，敬献过多少寿礼，唯独自己的生日，谁也没有向他问津过，更谈不上庆贺了。每想起这些，他就感到无限的寒心。他想，别人是人，自己也是人，都是娘胎母生，都有那么一个生日，为什么人家能年年庆贺，自己就不能庆贺一下呢？天底下的事也太不公平了！但转而又想，这都怪“命”，“君子不能同命争”，自己投错了胎，莫说是投到帝王之家，就是投到一般富贵人家，也是会有人给自己做生日的。不过他又想，我安二爷，今天虽然还是个奴才，但毕竟只是在一人之下，这一人还是当今掌管大清江山的头号主子，能给这样的主子作贴心的奴才，天下还没有第二个哩。哪一个奴才还比我强？今天，在这滔滔的大运河之上，在这平平稳稳的官船之上，谁还能同我比？以我为首，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奴才，

用这个好机会，要好好地尝尝当人主的滋味。要好好地过一个生日，大庆特庆一番。所以，他掐日子，定时辰，要把这个有生以来第一个生日庆典，赶到德州来办。

因而，今晨“朝会”（他还不称作“早朝”，虽然他心里是那么想的。）的时候，由他的胞叔安邦太正式地向他的“军机”们“宣”了旨，并立刻传给下属的五个班子：“安二爷今天过生日，大家好好地庆贺庆贺。”

于是，大家都忙开了，连两条船上的船主，和弄桨拉纤的那些船老人，统统被传到了。这番忙碌，虽不能同宫内皇帝过“万寿节”相比，筹备什么“卤簿请驾”，下旨给礼部和鸿胪寺的官员，筹备鸣礼唱赞等等，但是，却也有一番极为别致的部署。譬如设寿堂，安德海本人不敢僭越正堂受拜，却请出皇帝的黄龙袍一件，挂在正堂上，照安德海的说法：“我安德海所以能有今天，全是两宫太后和皇上的恩典和栽培，我不能忘本，你们向龙袍叩拜，就有我安德海的份了。”

对于庆拜时所使用的音乐，虽没有“丹陛大乐”，即使有，也不能用。安德海说：“那是御用的，不能僭越。”所以把拜寿的音乐，交给了戏班子。这些艺伶们也真尽心，别出心裁地用“八音联欢”来弹奏。所谓“八音联欢”，就是一个女伶一把乐器，妙的是一样乐器，两个人伺候：弹琵琶的自己只用右手轻拢慢捻，另有个人替他按弦，那个人一只手按弦，另一只手又拉着自己的胡琴，又有另一个人替她按弦。这样把各种乐器交错为用，八件乐器奏出了喜庆的“乐章”。

拜寿时，虽没有鸿胪寺的官员来鸣赞，就请和尚广济法师来唱礼。真所谓“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了。

行礼时，没有文武百官以及翰詹科道来伺候，可是也编排了一个很象样的参拜阵容：第一轮，是那班有品级的太监，他们冠着金顶或镍白顶带，崭新的绛紫色的蟒袍上，绣着黄鹂鸟的补子，粉底高靴；第二轮，是那几位挎枪背刀的镗客，他们身着虎豹服，头冠英雄巾；第三轮，是八位女伶，她们包头扎彩，穿红挂绿，粉面朱唇；最后一轮，才是他的“媳妇”马氏，领着他的亲骨肉——妹子、侄女、侄子。三个女人穿戴更加讲究，虽不能说着的是珠冠凤衣的大装，但全身却闪耀着珠光宝气，每个人都浓妆艳抹，最惹人注目的是三个女人穿着一式的满州“花盆鞋”，一走三摇摆，行礼时说的是满语：“恭贺吉祥”。

寿堂上，烛光煌煌，香雾缭绕，供桌上，摆满了寿供：寿挑、寿果、寿面……

两条船上，到处喜气洋洋。“八音联欢”的迎奏曲，细吹细打，节奏鲜明，悠扬动听，飘荡在大河碧波之上，两岸绿柳黄芦之间，牵动了人们好奇之心，岸边人越聚越多，有人竟选择高处，潜心观望……

德州府的签押房里，正在团团转，一筹莫展的赵知州，忽听门房来禀，说是山东巡抚丁宝楨，派快马送来了“密札手令”。要他立刻逮捕安德海……

第二章

左右为难的赵知州，突然接到他的上司丁宝楨的密札手令，人们都说这是赵知州的一帖“急救丸”。赵知州也真的把它作为“救命符”。

丁宝楨何以有如此之威？就因他是山东巡抚加太子、太保兵部侍郎衔，督掌山东全省的军政要务，人们又称他为丁宫保。

再因，不久前他晋京陛见时，十四岁的小皇帝——载淳，秘密单独召见了。小皇帝以他是先帝的肱股之臣，可以仰信，向他痛诉了太监安德海，在宫里如何飞扬拔扈，如何在两宫和皇帝之间，在太后和大臣之间挑拨离间，又如何在太监中拉帮结派为非作歹，勾引外官，诈取钱财，其罪孽实在是怙恶不悛，罄竹难书，并说他还有私自出京的图谋。丁宫保听后，向小皇帝挥泪盟誓：“君侮臣死，大义昭然；如小安子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私自出京，只要他一只脚踏上山东地界，臣定然依旨严办，绝不宽贷。”为此他获得了小皇帝的信赖，成为当今“圣眷正隆”的大吏之一。

他给德州知州赵新的“密札手令”，是这样写的：

“闻太监安德海已进省境。急望侦悉，察其不法，即刻拿获，并速禀报。”

在丁宫保的密札未来之前，茶楼上的那几位义愤填膺的秀才们，也已经将“三足鸟”之所见，向他们的老公祖——